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史密斯 散文选

[英] 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著

主 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史密斯
散文选

〔英〕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 著

主 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密斯散文选/ (英) 史密斯著; 主万译. —2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7-5306-1508-4

I. 史... II. ①史... ②主... III. 散文—作品集—
英国—近代 IV. 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135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45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24.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堪称不朽的散文集。作者由于这部自题为《琐事集》的小书而蜚声世界文坛。

这里表现的确实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在诙谐幽默的语趣中，却充满了供你深思的意义。

本书令人信服地告诉读者：我们有可能获得幸福，事实上可以在我们居住的那片小空间，在我们周围熟悉的琐事中获得。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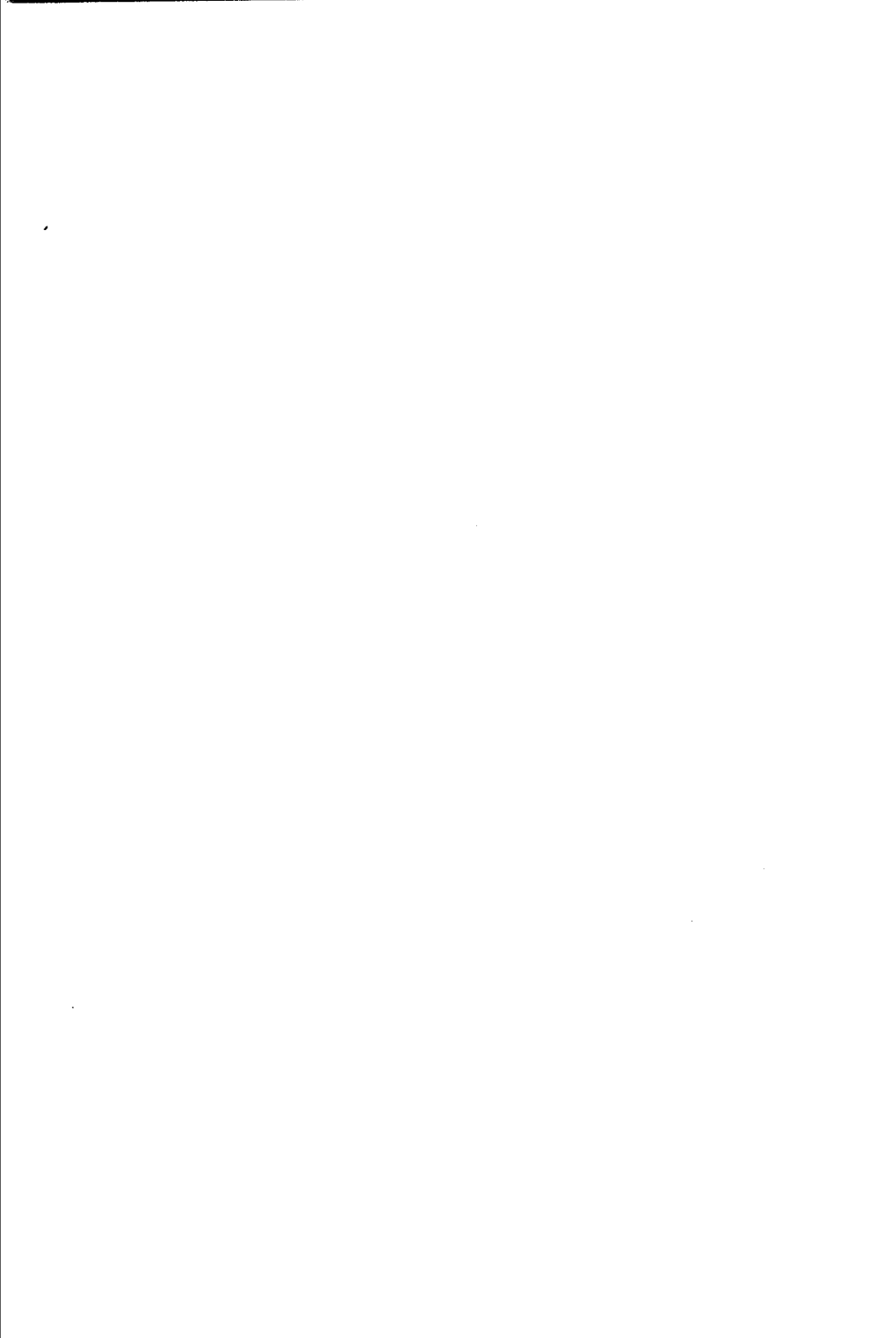
琐事集	(3)
第一卷	(3)
第二卷	(39)
琐事集续篇	(75)
再思录	(149)
最后的话	(185)
跋	(195)
附录：书简十六篇	(196)
译后记	主万(212)

琐事集

第一卷

「在这些指定的芳香田野里，
我何等幸运宁静与悠闲抚慰了和
谐的心灵。」

阿姆韦尔的斯科特：
《道德田园诗》（一七七三）。



锁事集（第一卷）

幸 福

板球运动员在村里的草坪上打球，翻晒干草的人在傍晚的斜阳下干活儿，小船乘风驶行——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幸福的幻觉，仿佛一片没有乌云的乐土，一个古老的黄金世界，正隐藏着，不是（像诗人们想象的那样）藏在遥远的海洋里，或是在无法攀登的大山之中，而是在这儿，近在咫尺，倘若你可以找到的话，就在一道山谷里。某些绿草如茵的小路似乎通进那边的小灌木林，野鸽子在树林里边谈说着它。

今 日

今晨我从梦中醒来，进入了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进入了白昼，呆在我熟悉的卧室家具中——按实在说，进入了众所周知、常常议论，但在我心中却还莫名其所以然的宇宙。

后来，我从永恒的寂静中出来，似乎又朝那片寂静中走去。我起身，像通常那样度过了那一天。我读书，我闲闲地消磨时光，我抱怨，还做做体操。我按时坐下来吃每隔一段时间送来的烹调好的三餐。

下午的邮件

村里的邮政局有大钟，有信箱，女邮政局长给贵族冷酷无情的勾引与贵族家庭悲哀的故事搅得忘乎所以。那个灰黄色脸庞的食品商从对面橱窗里注视着。那里就是我生活中每天出现转折的地点，因为每天下午我的灵魂和我总穿过乡间小路走到那儿去，向那位博览群书的年轻女士索取我的信件。我们总指望有好消息，有支票。当然还有即将来临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幸运，关于它的信息任何一天都会传到我这儿来。那种奇怪的福祉，它是什么呢？它从何处来，我全都不知道，但我上午总是匆匆下楼，到早餐桌上去寻找这种消息，欣然而惊慌地打开电报来，夜深人静，听见车轮沿大路鳞鳞驶来，喊道，“它这可来了！”这样，我们在获得幸福的希望中快快活活，对任何其他兴趣或志向全不大关心，在我的宁静、整饬的宅子里生活下去。这样，我们也许会生活到最后。我们在等待的是否只是最后的重大召唤和启示呢？

忙碌的蜜蜂

靠近花园里的蜂房，在那些“蜂蜜商人”空中通道之下的一株苹果树的树阴下面，我常常闲坐上几小时——往往在炎热的中午，那些“蜂蜜商人”总嚶嚶地忙于它们细致的劳动，或者从斜阳中成群地飞了回来，去从事彻夜的工作——我曾经想从蜜蜂那里得到教诲，极力想使那个陈旧的勤奋教训适用于我自己。

然而，真见鬼，谁按理该是教师，谁该是学生呢？就那些倔强的、劳碌过度的功利主义小虫而言，从我的那幅景象中难道得不出什么教训吗？它们从自己落落寡欢的工厂里用合成的眼睛向外凝视着我，会不会终于学到——我能否最后教导他们——一个较为明智、较为宽厚的方式去利用那些阳光灿烂的时刻呢？

小 麦

我在田野漫步时，有一两次遇见了教区牧师。他对我说，看到我对农事感兴趣他很高兴。只是，他说，我对小麦的看法使他有些困惑。

实际上，我没能向牧师表达清楚的关于小麦的看法，不过是我感到惊奇而已。有天，我走进树林那边看到日渐发黄的一片麦田，那一大片金黄色的光泽，使我眼花缭乱。我让自己在强烈蔚蓝的天空下，浸沉在强烈的黄光里。它如何使栎树和矮树丛以及英国所有其他的景色暗淡无光啊！我不记得麦田的壮观，在阅读中也从来没有想象到一个距离太阳如此遥远的国家，竟会有什么像这片富饶的赤黄色小麦这么丰美、这么旺盛、这么茂密的东西，它从龟裂的大地里冒出来，像从下面一道火红的血管中喷出来那样。我记得千百年来，小麦一直是财富的主要产品，是许多名城和有名的帝国积聚的财富。我想到谷物种植的过程：洁白的母牛在耕耘，巨大的谷仓，扬谷机，水轮啪啪打水的磨房或是在风中徐徐转动的风车。我还想到收获季节的麦田，一堆堆一捆捆的小麦在落日的余辉里，或是在一钩月亮下。它给北方的景致平添了什么样的美色，南方的古老、

热情、《圣经》时代的韶光啊！

大限的到来

我找出自己思想的根源时，发觉它们起源于脆弱的机遇，是从过去莫名其妙地为我照耀的短暂时刻中诞生的。使我在十字路口这样转向的冲动十分微弱，那次会面很平凡，很偶然，而第一次把我和我朋友接合在一起的那根线轻得和游丝一样。这些全充满了令人惊讶的成分，而必然用翅膀轻盈地擦过我，从我身旁掠过的时刻，则更为神秘。命运招手，我却没有看见，新生活就在门槛上颤动了一刹那，但是并没有说话，也没有伸出手来，于是本应发生的事抖动了一下，和梦一样朦胧地消失在虚无的荒原中了。

我从来没有失去一种日常生活以及生活的聚会、语言和偶然事故等等的异想天开与危险重重的魅力意识。嘿，也许就是今天，再不然是下星期，我可能会听到一个声音，于是收拾起手提旅行包，跟着那个声音走到天涯海角去。

我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开口说——

教区主教在主持会议。大山太太和她的女儿们坐在那儿，面对着我。那间小教室里张贴有地图和铅印的大张《圣经》语录，当天出的算术题在黑板上还依稀可见。那里聚集着村里的劳工、望族的老马车夫和他的妻子、独眼的邮差，以及府第中来的园丁和男仆们，我从报纸上摘下了

几个句子，写成了一篇讲话稿，以一种连我自己也感到惊讶的精神与口才发表出来。牧师喊道：“听呀，听呀！”牧师的妻子十分着力地用雨伞敲打，村民们异常热心地欢呼，我心里觉得暖洋洋的，开始感到自己说的话的意义，于是朝听众微笑起来，认为他们全是我的同胞，大家全都希望共和国昌盛。在我看来，那是把我对联邦的真正意见和希望吐露出来的场合。

因此我丢开了自己的谨慎原则，说真的，完全忘却了它们，开始改变和重新制定国家的形式。不久，大多数现行的机构都被废除了。在它们的废墟上，我自己内心里建立起了城市的灿烂城墙和宫室——就是我在柏拉图的作品中读到的城市^①。我热忱地，并且还自以为很有说服力地叙述了一切——那些战士，由国家安排的勇士与美女交欢而养出的那批优秀青年人；那些泰然自若的卫士，他们因为一向习惯于最高超、最广泛的意见，因此就养成了一种生来的伟大，他们具有最可靠的坚忍不拔精神，确实怀着一种不顾一切的心情藐视生与死。然后，我说这座城市的格局是在天上安排好的，说完我在那批人数不多、不太理解的听众的欢呼声中坐下。

后来，我乘车在乡间四处驶行时，看到围墙和谷仓门上，在出售商品的广告、关于鸟蛋和迁移猪的规定等等当中，有些雨淋日晒、外表陈旧的小张告示，上面说我将在那次大会上发言。这时我想起来，我在那间小教室里建立起的那座城市的城墙和塔楼，如何在牧师那伙人眼里，毫

^①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著有《共和国》、《雅典》等。

无天国的光辉。

巨石阵^①

它们环绕着我的脑海永远坐在那儿，巨石阵那一圈年长的、非难的脸孔——是我年轻时皱起眉头望着我的大爷大叔、学校教师和指导老师的脸孔。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中央，我跃动，蹦跳，我蹁跹起舞，但是我抬脸看看时，看到它们并没有受到蒙蔽。随便什么也从来不曾抚慰过它们，随便什么也从来不曾使那一圈风吹雨打、轻蔑傲慢的老脸激动起来，露出赞许的神色。

我的雕像

我毕竟不是阿米巴，不只是粗布袋加肚子；我能谈天，能骑自行车，能从火车时刻表^②上查找出火车班次来。按实在说，我是人，镇定自若地自称是人——是大自然的杰作和时光最高贵的果实——我是一个通情达理、颇有教养的食肉的人。

宇宙为了创造我，什么恒星碰撞与大火，什么洪水泛滥与杀戮以及什么艰巨的努力没有经历过啊——我难道不是什么星际时期和宇宙进程中的顶峰与奇迹吗？

那么，供我的庄严雕像竖立在那片广场或是那

① 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建筑遗址。

② 原文为 Bradshaw，指英国印刷商布雷德肖（Bradshaw，1801—1853）所编的火车时刻表。

个统治世界的阶地又在哪儿；作为我雕像背景的王宫与凯旋门那片景象在哪儿；衬着斜阳、并不过分狭窄和寒碜，可以容我在一段段有栏杆的云石楼梯上站住，尽量做手势的那道楼梯又在哪儿？

复杂的问题

教区牧师总说，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时代。英国人面临着一些复杂的问题。但是我那时感兴趣的问题，在牧师和许多人看来，无疑是陈旧的、虚构的。我恐怕自己过于时常被自己复杂的思想吸引住了。我思想中的古怪旅行与变化，使英格兰树林里居住上一些森林宁芙^①或是使英格兰果园——也许是黎明时分或夕照下面见到的果园——变成金苹果园^②的那种方式。往往，填满我脑子的只是一些名称：“马加拉特、加尔加拉特、萨雷姆，”我对自己说。这些是否是东方三贤人^③的名字，还是叫阿托斯、萨托斯、帕拉托拉斯呢？跟着狄安娜沐浴、被亚克托安惊动的那些宁芙名叫什么呢^④？把那个莽撞的闯入的人咬死的那些猎犬的名字是像有些人所说的叫雷登、哈普耶、奥瑞西特罗福斯，还是像其他一些权威性书籍上所举的叫鲍里阿斯、奥米拉姆普斯、阿格鲁斯、阿雷图萨、戈哥呢？

① 希腊罗马神话中，居住在森林水泽中的仙女。

② 指希腊神话中极乐岛上的金苹果园。

③ 指《圣经》中由东方来朝见初生耶稣的三贤人。

④ 狄安娜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亚克托安是一个猎人，因为观看狄安娜洗澡而被她变成一头牡鹿，最终被自己的猎犬咬死。

西尔维亚·多丽亚

在青山那边，乘车可到的距离以内，有一片园林和长满山毛榉的乡野，眺望到遥远、暗淡的大海。我记得有一次乘车去时，到了一处地方，是有关西尔维亚·多丽亚的那篇优美、古老故事的发生地。大门装在很有气派的门柱上，门上绘有些般凶猛的、蔑视一切的野兽，持着有冠冕的盾牌。通过大门，我可以看见在林阴大路的尽头，是宅子的正面，有石头半壁柱和陡峭的屋顶上的栏杆。

一百多年前，在那片园林里，就有那所意大利式宅子以及装点着一些塑像和小殿堂的平衡的庭院。那里据说住着一位年老的爵爷和他的两个容貌漂亮的儿子。老爵爷一直在为夫人伤心哀悼，虽然夫人好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没有邻居可去访问，也没有几个陌生人进入那一大片园林的围墙。然而春季有一天，苹果树刚刚开花，那两扇镀金的大门一下子打开，一辆伦敦来的轻便四轮马车，由腾跃的马儿拉着，驶上了林阴大路。在马车上，笑盈盈的十分欢快，确实还非常艳丽的，坐着西尔维亚·多丽亚，身穿黄绸衣服，戴着有下垂羽毛的西班牙式大帽子，她是来访问她的亲戚，那位老爵爷的。

她父亲打发她来——有人说这样他可以比较自由，好干他自己邪恶的勾当——也有人说，他是打算让她嫁给爵爷的长子的。

且不论事情是怎样，西尔维亚·多丽亚像春天，像阳光一样来到了那个荒凉寂寞的地方。就连老爵爷本人听见她的噪音在宅子里歌唱般响了起来，也觉得莫名其妙地快乐。至于亨利和弗朗西斯，单是跟在她身旁沿园中小路走

走，对他们说来就跟进入了天堂一样高兴。

至于西尔维亚·多丽亚，虽然她对追求她的那些伦敦纨绔子弟先前一直十分冷淡，这时却渐渐发觉芳心并不是没有给触动。

可是不顾她的父亲，也不顾她自己姑娘家对黄金和地位的贪爱，她喜欢的不是亨利，不是老爵爷，而是小儿子弗朗西斯。这一点弗朗西斯知道吗？他们是秘密的情人，过去的流言蜚语这么说。很可能，那些流言蜚语传到了她父亲的耳里。

有一天，一辆马车飞驶上那条林阴大路，马儿全奔跑得大汗淋漓，车窗边只见一个老人的恶毒脸孔。不久以后，马车驶走了，西尔维亚·多丽亚坐在老人的身旁，痛哭流涕。

在她走后又过了很久，十八世纪好多年全都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后来，长子亨利在打猎时送了命，老爵爷几年后也去世了。爵位和那所大宅子以及所有的土地和黄金全落到了小儿子弗朗西斯的手里。但是在父亲去世后，他难得住在那儿，因为他似乎并不爱那地方，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一人居住在海外，他始终没有结婚。

许多年又过去了。树木长得更高，宅子四周的光线变得更暗。这时没人修剪的紫杉树篱笆枝条低低地垂在幽暗的小路上，常春藤把塑像全覆盖起来，褪色的殿堂上大块大块的灰泥剥落下。

最后有一天，一辆轻便马车驶到大门口，一个男仆拉了一下那个摇摇晃晃的门铃，对看门人说他的女主人想到园里看看。于是大门吱嘎响着给打开，轻便马车闪闪发亮地驶上那条林阴大路，到了那个荒芜的地方，一位女士下

了车，走进庭院，在长满青苔的小路和塑像间徘徊。马车又驶出去时，那位女士微笑着对看门人说道：“告诉你的爵爷，西尔维亚·多丽亚回来过了。”

布莱府

我往西部去，乘车驶过布莱府围墙时，想起了内战时期^①对那座府第有名的围攻中的一件小事。在沃勒^②率领的圆颅党^③进攻部队中，有一位年轻的学者，一位诗人和文学爱好者。他如同自以为的那样，是在为古老的自由事业而战。有一天，围攻正激烈进行着，他冲上前去，攀登上一堵围墙，突然发觉自己到了宅子旁边一片静谧的庭院里。到那儿，那位年轻的军官有一会儿似乎忘却了战斗，毫不在意像暴躁的黄蜂那样不时掠过的子弹，他停留下来，采集玫瑰花——过时的大马士革玫瑰^④，有着红白两色条纹。他为了献给和父亲一起被围在府里的一个宫廷美人儿，把玫瑰花带进府第去，可是却被一颗流弹——也许是自己一方发射的，打倒了。那个年轻军官有几首诗，是按照当时盛行的夸张风格写的，现在几乎已经难以理解，它们保存下来了。那位女士的画像还挂在布莱府的白色客厅里，是一个佯笑着的光彩暗淡的人儿，蓄着长长的鬃发，戴着珍珠项链，穿着一件琥珀色绸衣裳。

① 指1642—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

② 沃勒（1597—1668）：英国内战中议会方面的将领。

③ 英国内战期间的议会派成员，因都留短发，故名。

④ 一种粉红色的玫瑰。